



第613期

章铜胜 秋深且舒怀

秋意浓时桂花香

马慧霞

农历九月一到，天气就凉爽了许多，秋已渐深，行人也穿上了秋装。我走在平常散步的小路上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，被雨淋湿的小路上残留着片片落叶。这时，一阵熟悉的清香扑面而来，是桂花的香味。

我抬头望去，细雨迷蒙，着了水滴的桂花格外妩媚。墙边这两棵桂花树，在细雨中枝条变得模糊了，如同印象派的画，让人觉得桂花确实该和微雨在一起。桂花树枝叶茂盛，满树繁花，仿佛一个个笑意盈盈的姑娘。那一朵

朵金黄的小花，羞涩地点缀其中，正可谓“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黄”。

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桂花的。几年前，在集市上买来一棵只有小指粗细的桂花树，养了四五年也不开花。好在桂花树好养，四季常绿，给了我一些安慰。在第六个年头的秋天，我的桂花树终于挂了一些金豆。下班回到家，一推门就闻到一股幽香。桂花玲珑而精致，你需要细细地打量。它的美不像玫瑰花那么张扬，桂花开得一簇簇，小小的，温婉迷人，像极了东方美女的性格

与气质。偶尔秋风吹过，叶片摇曳，花儿的香味就悠悠地充满整个屋子，沁人心脾，即使身处屋内，桂花之香也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秋意。

桂花以香闻名，自古以来都被人们喜爱。“月中有客曾分种，世上无花敢斗香。”宋代诗人韩子苍笔下的这句诗，正是对桂花香气的赞誉。宋人吕声之亦有诗赞曰：“独占三秋压众芳，何夸橘绿与橙黄，自从分下月中秋，果若飘来天际香。”桂花的香，时浓时淡，能飘很远，经久不散。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

飘”，我所见过的花，若以香论，没有能比过桂花的香。但有时候往往只闻其香，并不见其树。如若能寻一静地，盖一小屋，庭院里种几棵桂花树，花开的时候，一个人静静地，泡一杯清茶，赏着月亮，品着花香，那可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

桂花秉性温雅柔和，情怀疏淡，其美在内，毫不张扬，好似暗角里的花朵，如果不是那醉人的香气，谁也不会注意到绿叶下那细小的身影。李清照亦曾写词赞美桂花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留香。何须浅碧深红

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，菊应羞，画阑开处冠中秋。”由此可见，桂花在女词人的笔下，胜过梅胜过菊，为中秋时节花中之冠。

桂花可以被用来做很多美食，在桂花盛开的时节，很多家庭都会储藏桂花，之后用它们来做味道鲜美的桂花糕，或者把桂花拿去酿桂花酒，酿出的桂花酒入口柔和甜美，醇厚绵长。

秋意浓，桂花香，就让桂花的清香把忧愁释淡，把快乐增浓，让人们的心里也充满芬芳。

张显赫 观「海」记

欲，世人称其为“海”。

欲，让人避如蛇蝎，畏如虎狼；让人谈之变色，却又心向往之。然而，当我们用复杂眼光看待它时，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人与欲之间，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
一千多年前，某日，女皇武则天向当时非常有名望的僧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各位都已经是得道高僧了，那么，还有无七情六欲？”其他人都回答得非常玄妙，只有一名法号智洗的僧人说了大实话：“人生则有欲，死则无欲。”意思是我还活着，所以我还有欲望。这里面，至少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前半句肯定了欲望的强大，连身为高僧的自己，也不能免俗，所以干脆坦然承认，即只要一个人的生命还在，那么，他的欲望就不可能消失；二是后半句肯定了人的主导地位，欲望的存灭，由我们人类的生死决定，欲望并没什么可怕的。

所以，尽管欲海很强大，但人类在它面前，并不用自卑、抵触，相反，人类是主导者，我们要主动了解它、亲近它。
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；人与欲处，处之有度，究竟了解、亲近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来看看地球和海洋是怎么相处的。

地球，用万有引力，把海洋牢牢吸附在地球的四周，一刻也不忍海洋离去。地球知道，如果没有海洋的存在，那么自己的表面将会出现巨大的凹陷，这些原本充斥着海水的大坑洞，需要有大量的空气来填补，这会引起全球气候、气压、气温等的急剧变化，如：空气剧烈流动形成飓风，地壳失去压力而变形，低海拔地区变成高海拔，水资源危机等等。而海洋也知道，如果没有地球的万有引力，自己则会蒸发、散逸，结局只有两个字：消失。

偶尔，海洋会落下风暴潮、赤潮、海啸等“毛病”，但在一起“生活”了几十亿年的地球，太了解海洋了，知道这绝不是海洋的常态。常态是什么呢？是在绝大多数的日子里，相互补偿。

海洋，靠着地球的万有引力而维持形态，如同欲望依托人类的生命而显现。地球，通过海洋的覆盖，保护着自身，如同人类依靠欲望，获得进步的动力量。对待欲望，我们要像自己爱人一般主动地亲近，温柔地对待，在欲望如同海洋灾害般释放着狂躁和不安时，能及时觉知到，深情地凝视着它，包容而期待地问：“亲爱的你，为什么波涛汹涌？我的你，何时回归于平静？”

当人类觉知欲海巨浪的现在，尤其是过往、将来之时，人类、欲海之间，便如同一对知根知底、相濡以沫的伴侣，后者正被爱人理解着、牵挂着、关心着，他（她）的情绪平复下来，目光也重归柔和。

你我皆凡人，让一切回归于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的烟火日子。

欲，不是我；对欲的觉知、挪运、掌控，是我。



形影相随

孙世华 撰

旧时光里的水板凳

李志杰

水板凳是木制，多为桑树、槐树等杂树做成，两条凳腿深深地埋进河底，一头临水，另一头担在水岸。水板凳，水里的凳，藏着乡愁，富有诗意。

那时我还小，只敢站在河岸，看着母亲洗衣服。母亲半蹲在水板凳上，突然站起，两手拎着衣服的角，提起，再一甩，蹲下，衣服平展地铺在河面，这样的动作重复几遍，河水一漾一漾的，波浪向远处扩散，惊得鱼儿跃起。我看得出神，兴奋地拍手。稍大一点，得到母亲许可，我坐在水板凳的头顶，光着小腿与脚丫，任小鱼接触我的肌肤，痒痒的，既舒服又快乐。我叫得出它们的名字，胖罗果、鲫

鲢、小鲫鱼、昂刺，当然还有小米虾、小螃蟹。水乡的孩子，谁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呢？

水乡的孩子，天生就是一尾鱼。学着哥哥的模样，我站在水板凳头顶，伸直双手，弯腰，缩臂，蹬腿，展臂，腾空一跃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我离开了水板凳。我奋力向前游去，不时回望水板凳。我游得再远，也游不出水板凳的目光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在水板凳深情的注视中，我逐渐长大，学会了钓鱼。母亲蹲在水板凳上洗衣服，我站在岸边钓鱼。洗衣的动静大，水底沉积

物泛起，鱼儿争抢，一点也不害怕。鹅毛管做的白色浮漂就在母亲漂洗的衣服旁飘荡，不一会儿就有鱼儿咬钩，帽子戏法似的，我从衣服的袖口处拎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巴掌大的鲫鱼，母亲为我喝彩，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。

午后，我到厨房取出小半碗面粉，放水搅成面团，再找出淘米用的淘箩，把手上系一根细尼龙绳，然后向河口水板凳走去。在河岸随手拾起一块瓦片，放在淘箩底部，将面团平铺在瓦片上，压紧。站在水板凳上，拎住尼龙绳，将淘箩慢慢放到河底。不消片刻，悠悠拎起淘箩，淘箩里聚

集了许多小鱼，大部分是胖罗果，还有小虾、螃蟹，运气好的话，还有螃蟹。重复多次，瓦片上的面团越来越少了，水桶里的鱼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，活蹦乱跳。回去将鱼儿交给母亲，母亲细心地清理洗净，与春天时腌制的瓶儿菜一起烧，晚饭时搭粥吃，那才叫鲜美。有时母亲将小鱼裹了面粉，用菜籽油炸得金黄，香气扑鼻，几里以外也能闻到。

记不清从何时开始，家乡接通了自来水，水板凳慢慢无人光顾，失去了往昔的重要性……而我还是常常站在河边看着水板凳，仿佛看到了旧时光，看到了纯真年代……

芦苇

秋风秋雨中
人们抱紧了自己
很快治愈了自己

芦苇最帅气的时候就是此刻
减掉负重
天地之间安静了许多

只有芦苇迎风而动
晃动出一个洒脱的黄昏
黄昏里恰好有
一首歌一首诗一幅画

多大人
都是一个黑点
在芦苇苗条的幻影里
飞鸟一样
出现或消失

秋 (外一首) 张彦英

秋风秋雨，一对姐妹
说笑着四处转转
对于留恋夏季的人来说
出门走走
才能发现自己的愚钝
他们与秋风秋雨相撞
谁也不想饶过谁

她们则更喜欢树
树上有叶子和果实
和树多一些纠缠更有成就感
比如叶子掉光了
一片不剩
比如果实落地了
只剩下迅速愈合的伤口